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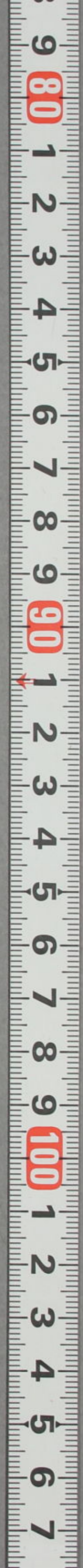


唐類函 二十二

張切	遇警	殺使	壽命	使絕域	奉使	政術部
賞鍊臣	勸賞	賞賜	錫命	詐功	銘切	伐切
世祿	借賞	解賞賜	賞死事	賞和我	賞舉賢	賞政績
			慎刑	寬刑	刑法	祿不負利
		刑措				

卷六十一

13
2413
22



13
2413
22

唐類函卷七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慈谿羅廩校訂

政術部十三

奉使
殺使

廢命附
遇讎

使絕域

專命

○奉使一

藝文
類聚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類
省聘問臣之禮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
功而見知則說矣曰四牡騤騤周道逶遲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曰皇皇者華于彼原

文行

卷七十五

奉使

<99-224>

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謹案此是文王為西伯使臣往來中國知其勤苦而勞來

也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杜預注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除地為壇而張帷也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由陵秦軍汜南伏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若師必退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

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又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公羊傳云禮大夫受

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注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迂禿者眇者迂眇者跛者迂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又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韓詩外傳曰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

正行 卷一三
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
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
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
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
魚鱉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
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
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說苑曰
越王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
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

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
州乃處海垂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
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
冠則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之君亦
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
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
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韓子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
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以不遣人
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
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

正傳 卷十一
縹北犬奉晨鳥文侯悅曰擊愛我哉乃復太子擊故
曰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擊爲孝子 晏子曰晏子
短使楚楚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
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史記曰趙平
原君使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劍悉以
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
使趙使人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
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
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雖
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
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之
中久殊失禮儀 又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笮之君
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
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
通異時嘗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道爲置
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
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入馳四乘之傳因
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 漢書高紀漢王曰孰能爲
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又樓護傳曰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踈與束帛一日散白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也吳錄云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又曰張儼使晉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礪鋒鏑思不辱命也晉紀云吳使陟璆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戎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

問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方言曰遣輜軒使者採絕代方言華覈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糾察黜陟

為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

奉使二初學

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鄭玄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媿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又風俗通云

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

藏秘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駒也三騎

行日夜千里為程又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

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此奉使之事也

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也行人論語曰行人子羽修

飾之注曰行比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

一曰報命亦曰歸報韓楊天文要天節韓楊天文要皇華韓楊天文要

主奉使小而明即使執圭禮記曰大夫執圭持斧禮記曰大夫執圭

忠正漢書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拜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

不從命者埋輪攬轡年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者儒

多知唯張綱年少官最微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震悚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獻節張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君之弊器而使下臣致福於周公魯公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蜀志曰陳震字孝起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賀孫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即日張旌語眾各自約誓國有典制懼或有違幸必斯所宜其謁關移侯關人鄭玄注曰謁告也下詳張旌展幣襲圭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於賈人之注荅拜又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纁賓襲執河源圭鄭玄注云執圭盛禮也又畫飾為相致敬也

海上

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云云

于怒遷吉

赤帷

白蓋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使車五

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道五

百稍弩十二人

又曰小使車奉璧拭圭史記曰

蘭輿赤轂白蓋從騶騎四十人

王時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藺相

如奉璧入秦儀禮曰實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

坐拭圭鄭玄注實遺鴻魯君使遺齊襄君鴻

使者拭清之也

遺鴻獻鵠魯君使遺齊襄君鴻

至滬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

一能買無所不敢行

遺鴻

獻鵠

魯君使遺齊襄君鴻

易幣無所不擇行道失之後

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

於齊侯無擇行道失之後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

惡輕易受命從宜

禮曰使者載旛帥以受命於

其幣

受圭還玉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受圭還玉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受圭還玉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受圭還玉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南星飛斗風入律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立星飛斗

風入律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受圭還玉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受圭還玉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

立星飛斗

風入律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立星飛斗

風入律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立星飛斗

風入律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立星飛斗

風入律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立星飛斗

風入律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立星飛斗

風入律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斗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單于雕陶莫阜死遣中郎將楊興使匈奴
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常占東風入
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將有好道之
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
年矣

奉使三 北堂書鈔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周禮大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殷頌以除邦國之慝鄭

玄注曰此二事亦以天子見諸侯之使臣來所為者也
禮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
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以
殷頌謂非一朝服之歲也慝惡也一朝服歲之五服

諸侯皆使卿以朝服之歲也天子以禮見 間問以諭
之命以政禁之來聘視天子天子以禮見 間問以諭

諸侯之志 鄭玄注云此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
志者論言語論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贊鄭玄注云
書名其類也 語論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贊鄭玄注云

致禮 致禮 致禮 致禮 致禮 致禮 致禮 致禮 致禮 致禮

以補諸侯之災 鄭玄注曰致禮凶禮之用不足故王遣
使以財救補 入國問俗 曲禮云鄭玄注曰謂所

其災患也 入國問俗 曲禮云鄭玄注曰謂所
徐行 君命聞喪行而為君當使人追代也 循行風俗 後漢

之喪不君命聞喪行而為君當使人追代也 循行風俗 後漢
以喪諭疾者喪尚不反况于疾也 循行風俗 後漢

舉傳順帝時詔遣八使循行風俗 選素有名者乃
拜舉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勃前青州刺

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兖州刺史郭遵太尉
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天下刺史郭遵太尉

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下之舉綬以下使輒收舉於是入
使同朝俱拜天下 李郃別傳郃居漢中和帝即位分

公清朝循行州郡 遺使者循行州郡 觀風俗皆徵服
廷稱之循行州郡 遺使者循行州郡 觀風俗皆徵服

單行使者二人到益州 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
日暮露坐為出酒與啖公仰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

時寧知使者何日發耶 二人驚相視問曰二君發京師
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郡 風舉龍堆

班固曰今朝廷昭明海內寧靜星向益部李郃賜裝

千金漢書陸賈傳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

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值

約歸報高帝大悅遺珠一石蜀志宗預傳預將命使

西譬如一家而西帝之守此皆事勢宜然預對曰東益巴

權擬預手泣涕而別曰君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孔子

適齊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

人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絕於寡人之賜也然以匹夫

敵國君非所敢行也晏子使楚晏子春秋云晏子使

習辭者吾欲辱之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為對曰嬰

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曰嬰

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

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

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淳于到楚說苑云

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淳于到楚齊使淳

于鬚到楚鬚形體短小楚王薄賤之曰齊無人而

使子來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劍欲斬無狀王曰

吾戲子耳即公孫觀秦呂氏春秋云孟嘗君使公孫

與髡共飲對曰百里王笑曰地方百里而欲以難

寡人可乎弘對曰孟嘗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如此者三人可為管商之師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

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

衣有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論寡人之意也展喜犒

師春秋齊孝公伐我北鄙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

弊邑使下陟廖奉使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

臣犒執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

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

奉使

矣布見犀而行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

宋聾晉使杜預注曰犀申舟子也曰殺汝我伐之也見

溷而行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使唯我事晉今

亡唯君亦以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乃見其子溷而行持

節至匈奴三輔故事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

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持節歸南陽東觀漢記郭

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

出關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

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陸賈使南越元史記孝文

賈使南越讓尉佗自立之意佗甚恐為謝自稱曰相

如使西夷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拜相如為中郎

之君皆請為內臣還辨於辭習於禮說苑晏子使吳

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辨於辭習於禮者命饋者客見

則稱天子明曰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感

然者三日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

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

曰夫差請見禮能專對有智謀吳書沈珩字仙仲吳

傳春秋權以行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

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曰持舊盟

歸于好是以不嫌縣令負弩先驅中郎將乘傳因巴

蜀吏幣以賂西南夷蜀太守以下郊守令望風解印

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為之寵也守令望風解印

境守令自知賊少勸清節為州里所知為清詔使至州

塞眾捕羣盜活萬人漢書外戚傳王賀字公強為繡

吏畏儒遜過當坐者賀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歎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文行 卷三十五 奉使

發倉粟賑貧民

史記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

民下惠見齊侯解兵

說苑昔齊起兵攻魯魯患而釋之賢下惠見齊侯曰臣

魯君懼乎曰不懼齊侯忿然怒曰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南門列羊相約曰

自後子孫敢有闕攻者令其罪若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

百里貢使簡子按兵說苑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

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遂伯玉為相史黯佐焉孔子為各子貢使令於君前其佐多

賢矣簡子不勅任伯麟鸞奉計王室蔡邕與故郡將挺刃

交兵陳說其間家語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

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者編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

辨趙咨使魏文帝善之

吳書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辨捷孫權為吳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

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費禕使吳舉坐稱

之權好朝戲以觀時人瑯琊諸葛恪羊衝廣陵范真

等各知名皆在坐並發異端之論和合二國唯有鄧

芝蜀志鄧芝傳云先主遣芝修好於孫權權果狐疑

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

委質於魏江南之地非大王有也權與諸葛亮書曰

芝拔或作艷請丁左之言多浮艷也引刀自刺何

吳蘇武 吳書馬熙傳云熙穎川人以車騎口歷東曹

重利熙不為廼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係權垂

涕曰此與蘇武何叔孫如晉必葺其牆屋左傳云叔

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杜預注

曰有補治也不以當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春秋云

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王

廢命附采風詒案姦惡併入

奉使四

夙駕詩星言宵征肅肅宵征夙飲水沈諸梁曰吾夔

命勤王勤王招士指使六十日適四方七十者

持招也成命臣死而成命也指使六十日適四方七十者

乘安車自稱曰老達六節周禮達六節使四方山國

夫行役以婦人達六節周禮達六節使四方山國

以金飾之獻空籠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郭門飛

也云云楚王曰善哉得子言倍於鵠矣視河決漢

莊上使視河決請治行五日奉君事擇任而往奉爾

徵師役有徵師役也舉張祿鄭安平操范睢亡匿

安平許為卒侍王稽惰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

敢畫見秦夜見之稽薦不疑暴勝之為直指使至勃

不疑相見薦諸公輕幣益敬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

幣而益敬其使齊子禮成加敏齊國莊子來聘自郊

加之以敏選使宜重溫嶠字子真上疏曰選使宜承

命不忘

叔向曰遠罷有後於楚

觀採風謠

後漢和帝分遣使者

各至諸郡觀

圖畫聚落

後漢李恂撫北狄所過皆圖畫

採其風謠

八部從事

晉王導使八部從事之部

山川屯田聚落

八使

百餘卷悉奏之

時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得失和獨無言導問

巡行

行人之官

使者旁午

旁午謂一

也及邪人為之則

輜軒之使

使者旁午

縱一橫也

尚諉而棄信也

輜軒之使

使者旁午

陰陽之患

蓋使者縱

君子于役

人事之患

陰陽之患

使齊問孔子曰王使諸梁甚重齊待使者甚敬事不

受命不宿於家

命君言不宿於

家急君

結水炭於五臟矣

受命不宿於家

命君言不宿於

家急君

使也

既殯而造於朝

大夫聘未至而卒則既殯

而造于朝注介將事也

車

驛騎

朝受命

夕引道

載馳載驅

不日

不月

提振綱紀

提舉國章

周官行人

漢儀

使者

奉茲星使

採彼風謠

勤宣帝命

敷求

人瘼

怵惕奉公

咨諏問政

省問風俗

圖寫

山川

夏為大暑暴炙

冬為風寒假薄

周適四

方巡行風俗

漢分八使觀採方言

廢命失辭

行人失辭

違命

失禮

樂祈不敬

而私飲酒不敬

君不可不討

乃執之晉

公子失禮

後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執之也

注大夫

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今遂

所在停留

後漢李郃

為漢中戶

郃

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

所在停留

後漢李郃

為漢中戶

郃

曹車時竇憲納妻郡國有禮事錢郃諫太守憲危亡

所在停留

後漢李郃

為漢中戶

郃

可勿與交通

不聽遂自請行許之

所在停留

後漢李郃

郃

文行

卷一百一十三

奉使

至扶風憲就國自殺友黨悉誅不能專對論語誦詩

與交通者免官唯漢中不預後漢鄭興奉使私買私飲酒

四方不能專對私買奴奴婢左遷蓮勺令

雖多亦奚以為私買私飲酒

命 召而不來是稱既辱君命 是速爾尤 臣節

無失寧念解楊之忠 君命不恭宜及樂祈之責

北齊裴讓之公館譙訓南使徐陵詩曰高山表京

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

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鐘

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

楚申齊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臥漳濱禮酒盈三

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

蓋日落晚催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北齊裴

訥之鄴館公安詩曰晉楚敦盟好倚札同心賞禮成

罇俎陳樂和金石響朝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

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篋篠密約岸荷葉長束帶

盡欣娛誰言鴛鴦兩 周庚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

修聘禮親鄰自此敦張履事原濕負辰報成言西過

犯風露北指度輾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何以

譽嘉樹徒欣賦采繁四牢盈折俎三獻滿壘樽人臣

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

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又
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文成禮
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馬旌旃事鼓鞀古碑文字
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騰香穗低投瓊實有
意報李更無蹊 陳潘徽贈北使詩曰業定三邊靜
時和四海敦行人仍禮籍使者接輜軒賓榮君享燕
客踞我司存既美齊嬰學欣逢鄭產言琴酒時歡會
篇華極討論迴旌返隴左返軸指河源塞榆行隱路
津柳稍垂門日沈山氣合潮落水花翻離情欲寄鳥
別淚不因猿所可緘懷袖方以代萱蘭 隋盧思道

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輜車莅遠盟幽
人重離別握手送行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
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
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繫長纓前
修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
玉二嶠至瑞節三秦歸昔蟬踈欲盡江雁斷還飛牆
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此敦封植方欣篤紵衣
賦 隋江總辭行李賦曰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
手開闢垂恩儲祉厭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
之弁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欵塞諸戎重譯輜

軒巡復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華之盡
美馳珥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
羽儀於廊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彫文
於四始顧德侗於罕志奉朝章於信次天鳳舉而張
旃濟龍沙而通賚敏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屬國之銜
使懷蘇子之抵掌憶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飲水揆
無庸而案轡嗟負恩之無力每若寘於藜棘倏辭東
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蹏寧辭
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漸念有似于蟬翼荷德澤
之霈然鑒丹愚之匪飾慙借譽於瑟柱免長徃於恣

極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紆異金石之能固若
草木之分區進學慚於枝葉綿力謝於康衢構伯休
之蓬戶狎仲憲之桑樞徒悅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爲
愚恥矯名於周客寧濫譽於齊竽奉棲遲以偃仰願
太素之不汚

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
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
絕水火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臯蘭走
雪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層泣橫悲想長安
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

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
來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已之願自隆而
於時之報未盡

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
戎卽叙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
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
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
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堪事之效也昔伯安
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
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聞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

饋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
□偉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
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通心 梁任孝
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
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
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旣深承
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卽江山間阻銜杯
酌以何因空想神覓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鐘
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
替膺茲闕外麾蓋所臨寔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

奉家國進止之宜寔侯高筭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
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
舍飄飄辛苦迄屆疆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
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
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
入塞馬銜首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
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碗未改朱顏略
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使絕域一

北堂書鈔卷
使中掄出

王逸子云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絕域十

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百有餘國或
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知其習始得大蒜蒲萄
苜蓿也 漢書傳介子傳曰介子以馬監使樓蘭謂
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
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臂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
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
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請闕封義陽侯 又
曰成帝時段會宗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
遣會宗到昆彌手劔擊末振太子番丘還封關內侯
賜金百斤 又匈奴傳云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

正行 卷之五
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
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
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
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
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
爲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而留吉遷辱之北海上
又西域傳曰烏孫公主侍者馮嫫常持漢節爲公
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
孫右大將軍妻右大將軍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
使馮夫人乘錦車持節詔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

也 又馮奉世傳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
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
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
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其勢難制必危西
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
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又蘇武傳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而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既
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
謀反張勝許之會單于出獵其一人夜亡告單于及

發兵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又曰張騫漢中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又西南夷傳云番禺令唐蒙上書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從巴笮關入遂見夜郎使諭以威德約為置吏東觀漢記曰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眾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應劭漢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逆平于五原塞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迴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使絕域二帖白

恭骨 路温舒請使絕域暴骨方外盡臣下節太黯面

使王烏窺勾奴匈奴請漢使不去節不黯面不入

使楊信不去節周禮夷使四夷漢令沒蕃田令因王

使有親屬同居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

使人篤疾亦不蘇武典屬國蘇武漢使匈奴十九年

班超定遠侯班超字仲升久在絕域思土終軍請長

終軍請使拜諫議大夫使張騫窮河源國窮河源

南越而請長纓以羈虜張騫窮河源

侯隨絕域之聘人領天閻之歸客

之竟殊鄉有哀苦之事

○專命帖

○專命帖

○專命帖

越境 命不越境收邑孟常使魏子收邑三萬不致日

自勿明孟矯制馮奉世陳湯矯制遂盟公羊傳公孫結

及齊侯宋公盟遂事不至而反汲黯字長孺上使視

也使者受命不受辭聞卒乃還卒乃還禮也嫌其不待

反曰越人相攻不聞卒乃還卒乃還禮也嫌其不待

君命為失禮故明言其受賂折脇范雎從須賈使齊

禮又善不伐喪也傳受金失官時受金如使蜀使

告魏齊以離告國陰受金失官時受金如使蜀使

事得金擊離折脇阿都送徒請河內時寒徒病不

作徒衣能行意移膝婦縣使詐徒衣縣上狀意亦具

聞帝難從膠柱謀難從膠柱徐偃鼓鑄風俗矯制使

善之難從膠柱謀難從膠柱徐偃鼓鑄風俗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至死偃以春秋之

義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詔終軍問罪詰

曰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故有不受離專可之

宜今萬國為一天下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

文行

卷七十五

專命 教使

正行 卷一 三

何也且鹽鐵在國家不足為利害而以安社稷為辭

何也矯作威福以干名譽罪重而所就小偃即死

汲黯發倉詳書鈔義有隨時 恭無專命 使者誠

為擇利 或人未可與權 苟叶盡忠之節 難科

專造之辜 違命折券尚不論辜馬謹矯制發倉猶聞

釋罪及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殺使白 楚執蹶由以釁鼓楚伐吳使弟蹶由犒師宋殺申舟

于假道舟使齊假道楚子執解揚詳奉馬超殺閻温

魏閻温字伯儉時馬超圍冀城急州遣温密出告救

於夏侯淵為超所獲超令言於冀城云東方無救温

偽許之乃將至城下曰淵軍寇恂斬皇甫文後漢寇

二日至勉之勉之遂殺之

翼擊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欲

斬諸將以為不可恂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問之

恂曰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 諸葛殺劉整鄭

鄭為諸葛恪所獲樂祈不敬雖聞可討之辭宋樂祈

事與上閻温相類敬執之伯蠲無辜終貽非禮之誚晉伐鄭鄭人使伯

禮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遇讎白 命且宜兩不計

不鬪禮子夏曰居比弟之仇如之何子曰仕遂入魯

敬叔弔滕伯惠伯為介及郊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

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懿伯惠伯

以父也忌怨也惠伯非忠公非忠也不弟居兄之仇

見讎不殺雖類寬身而不可以見讎受命而行亦宜獲

受命而行亦宜獲

受命而行亦宜獲

受命而行亦宜獲

考下臣獲考獲皇華奉命 白刃相讎 捨則崇讎

報為廢命 與夫失節 寧其斷恩 未復命於

飲水 寧報讎於劊刃 奉辭成命必念解揚之忠

損怨避仇宜寡趙喜之怒 虐我則讎誠謂一之

已甚 銜君之命且宜兩不相傷

唐類函卷七十五 終

唐類函卷七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構李黃承玄校訂

政術部十四 功勳總裁 詐功 讓功 伐功 銘功

賞戰功 賞諫臣 賞政績 賞舉賢 賞和戎 賞死事 辭賞賜 借賞 俸祿 世祿 祿不兼利

○功勳總裁一 北堂書鈔

鑄器 周禮司勳職鑄器銘勳鄭注云 鏤石 蔡邕橋玄

甲入塞河朔虞劉渡遠將軍始受旌斧鈇鼓之任鮮 甲斂迹視事三年烽燧爰息弓不受疆馬不帶纓是 用鏤石文 全關中 史記云漢五年定天下論功以蕭 武之勳 何第一曰漢與楚相守榮陽數亡

政術

卷七十六

行一

功勳總

山東蕭何常全關定天下後漢書云皇甫嵩之徒功

中此萬世之功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

遠若丘山光武下馮異壘書曰虜兵猥下征西功若

何異著金石杜篤吳漢誅云死而不朽名祭於大

也周禮司勳職云有功者祭於大丞司勳以辭也鄭

景鐘國語晉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

師下輔氏親止杜勒銘燕然征荒裔勦凶隳王師

外其勳銘于景鍾勒銘燕然

銅柱林邑以功詔祿周禮司士職云以久奠食案鄭注云

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以庸制祿又司徒職

爵乃興功郵注云庸功范睢已極曰君相秦計不下

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范睢已極曰君相秦計不下

席謀不出廟廟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君曹參最

之功極矣成功之下不可久處若熟計之曹參最

多入云漢定天下受封奏位次曰平陽侯曹士伯之

功左傳云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父士伯隨何之功史記云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

諫而止隨何之功隨何之功

攻彭城楚王未去能取淮南乎上曰腐儒隨何曰陛下

淮南至如陛下意是何之功也陛下謂為腐儒何也

上曰吾方圖子之功

以何為護軍中尉

功勳總裁帖白

定國說文以勞獻王保庸周禮太宰以八統馭

有功嘉績書嘉乃書勞傳公至自晉孟旌伐且旌君

也制祿周禮以祿賞功則人勸也報封禮成王以周

也功制祿周禮以祿賞功則人勸也報封禮成王以周

功勳總裁

政補於天下封於奏膚以奏膚功注奏尸大穀梁云卑不

曲阜報功奏膚為也膚大也尸大尸大穀梁云卑不

主方鳩功備具也明試又明試以庸帝念念維帝功予嘉

也方鳩功備具也明試又明試以庸帝念念維帝功予嘉

乃勳告成稽緒稽緒其庸在泮功獻貪天功以為

力圖閣漢志圖功臣藏廟漢高與功臣剖符作誓曰

絕丹書銅券金匱也懋賞懋賞功懋厚賞又功多名借禮

與功名挂主司勳二人注生封賞銘彝器銘勳彝

器加于時疑惟重疑惟重不任三公武

以吏事責三公無廢二勳武仲曰苟守先祀無廢

故不任功臣藏於盟府功及宣叔之鏤於金

石文紀於旌旗常注太常旌旗也太祿勳合親傳程

功績事禮舍爵策勳傳列功覆過陳湯汗馬之勞漢高

欲先蕭何諸將曰何橫草之功終軍言無橫草方面

之勳賈復字君文常從帝征帶礪之誓詳前王功曰勳

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若后稷也

事功曰勞以勞定國治功曰力制法成治戰功曰多

克敵出奇若五日議功之辟周禮八七日議勤之辟

皆謂有功輸力計功狐趙之勳成卒之勳

戡難書之竹帛茂勳銘於鐘鼎蘭生收功於車

臺驃騎發跡於祁連文揚雄効錐刀之用立毛髮之

功展犬馬之效立方寸之績並文周宣之代國人

文行卷三十一功勳總

歌方叔之功列於周雅 漢武之朝詞臣美充國之績興於漢頌

○讓功帖

無施顏淵曰願無施勞勿伐老子果而不伐不自伐故有功
莫與爭下莫與爭功馬不進孟之反不伐奔而殿
魯連推魯仲連推功而去曰所貴天下士者田疇讓魏田疇
不進也馬牛不受之以牛不受夫子歎之
魯仲連推功而去曰所貴天下士者田疇讓魏田疇
為太人排患取之是商賈連不忍為也田疇讓魏田疇
從太祖北征為鄉導出盧龍去柳城二百里虜驚大
斬獲封為亭侯疇讓封至數四有司勿疇情懷宜免
官公卿議以文子辭掾包胥逃賞傳載其美原思辭
粟仲尼不與之子路拒牛謂之正義疇雖不合大義
有益推讓之風宜勸推不肯趙充國旅還所善浩
優其節乃拜議郎勸推不肯生賜迎說曰眾人皆以

破美疆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宜推功於二將軍

充國曰吾年老位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

勢國之大事老臣不明言不言自知賈復字君文未

誰為陛下言者卒以實對不言自知嘗言功帝輒曰

君人之功介推不言傳陳平辭賞平封戶牖侯辭曰

吾自知之不敢先入傳曰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

乃賞無不敢先入子傳曰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

知也人喜以逆之先入者必屬耳目焉每獨屏居後漢馮

是伐師受名也故不敢武于喜每獨屏居異字公

孫為將進止皆有所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太祖悅

坐論功馮獨屏居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太祖悅

之魏任城王彰破烏桓太子問曰卿有功識者尚之

見上勿自伐歸功諸將太祖果悅之識者尚之

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知賊勢已殄孫皓將降有勳

未至吳三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識者尚之有勳

○伐功帖

不廢宜膺列地之榮 無功受名實懼貪天之罪

攻行

卷七十一

三

伐功

伏歿嘔血 晉鄭戰於鐵既戰趙簡子曰吾伏拔劍擊

柱 漢高初未有法度諸將會坐論功相銘滅邢燬滅

邢 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予後國子莫予矜平

蜀 深艾字士載平蜀多功馱敵之功吳全琮與魏王

琮 不利魏將乘勝陷五營顧承與張休奮擊遂馱敵之功

大 退敵之功小承休為雜平吳之功晉書初詔王濬

節 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及濬先受孫皓降范通曰

卿 功美矣旋師之日角中東第口不言吾之徧也

內 愧乎濬曰始懼鄧艾事不得下廉頗王渾能無

至驟稱 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

王尊大言 其所為京尹行縣上奏曰疆不凌弱各得

言 倨慢自伐無功不行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坐免 吾不知也注不自尚禮君子不自大其焉足驕

仁則 吾不知也注不自尚禮君子不自大其焉足驕

漢伐 南越楊僕為樓船將軍有力後東越反欲復使

有其善 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善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 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鑄鐘 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滅

大夫 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

防民 多矣何以為銘且大夫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銘 銘其功烈以示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注云刻

石 燕然山刻石紀功班固作文銘鼎命益恭故其

鼎銘云一命而僂二命而偃三命而隤

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侮

有勤以莊公美之君牙紀乃父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

於太常以旌之也司勳銘周禮詳揚其祖美

禮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

美而著之之後世者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

賢者能之注自名謂稱揚先祖之德而著已名於其

下酌之祭器銘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

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身比焉順也明其後世教也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

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子孫之不知不明也知而不

稱不仁也此三者君子所恥也注酌之於祭器謂斟

酌其美著之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明

示後世所以教後世為法也銘之金石不朽勒於鼎

美所為謂美此人為此名也

鐘 彝器 景鐘 紀不朽之績 垂無窮之文

勒燕然之石雖表有功 鑄林鐘之銘終為非禮

宋稱恭儉著考父之銘 衛美勳勞勒孔悝之鼎

詐功 帖

疑兩豪 魏謂者竇林領護羌校尉治狄道為諸羌所

大豪承制封義侯明年滇吾復降奏第一豪俱與請

闕獻見帝怪之一種兩豪疑非實以語林林辭窮乃

偽對滇岬即滇吾隴西差六級 漢書魏尚為雲中守

語不正爾帝窮驗免官 斬首虜上功差六級

乃持節赦尚 增虜獲 魏志文欽數有戰功增虜

首級 又詐增首級 石鑿虛張 晉石鑿為豫州虛張首

自殺鑿 趙序詐增 後漢楊徐賊起中郎趙序坐畏

歸田里 趙序詐增 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

文行 卷七十一 詐功

○錫命一藝文類聚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曰九錫周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又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毛詩序曰彤弓錫有功諸侯也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珪瓚作文侯之命冊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馬四

匹九命賜弓矢專征伐

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注禹治水畢堯賜之

圭璋以其成功也

禮記曰賜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賚

鬯於天子

又曰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錫之大輅之

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

賁三百人

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卣器也秬黍也鬯香酒所以降神也

范曄

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德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於譙表輒畱彧

晉中興書曰烈帝冲幼桓温威震外内人情噂喑
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諷朝廷為九錫
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温疾篤宏以呈安視輒云
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於温薨錫命遂寢

錫命二北堂書抄

命為二伯周伯大廼加九錫 奄受北國詩毛撫征東夏

春分之采物左傳錫之山川詩毛致於渠門國語賜之大路

分以太皞左傳德以藩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墟封於夏墟左傳子魚以大路密須之鼓闕華姑洗懷性九密須之鼓闕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

鞞之甲並詳上釐爾圭瓚詩毛齊爾秬鬯 策功以命詩毛

且有後命 賜盧矢左傳賜冕旒東觀命以天子禮樂禮明

堂得賜天子旌旗 敬敷王命以綏四國左傳諸侯獻

功於是錫之詩毛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

及黻詩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漢獻帝加錫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以錫

公大輅戎輅宋武九錫紀綱江外民以安業是用錫

君大輅戎輅魏文經用道德穆序人倫是用錫君大

輅戎輅袁宏撰桓勸農務本嗇人昏作粟帛滯積大

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漢獻務力勸農倉庾盈

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魏文帝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

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漢獻帝顯直厝

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孫權誠勇並著清

除萬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魏文帝式遏寇讐清除苛

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晉恭帝加宋武九錫文化民以德教民

興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魏文帝敦尚謙讓俾民興行

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漢獻帝敦義

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魏文帝以虛受

人內外協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溫研其明哲官才

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漢獻帝注刻矚基任其才

能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魏文帝官方任能羅

網幽滯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晉恭帝加宋武翼宣風化達人

回面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漢獻帝注云朱戶赤宣美

王化遠人昏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晉恭帝德音遠流

懷義慕化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溫龍驤虎視旁眺八

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十盧矢千漢獻帝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

弓盧弓魏文帝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盧

弓晉恭帝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盧弓孫

傳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殛誅是用錫

君鈇鉞各一漢獻帝冊魏公文注鈇鉞皆斧也梟滅凶醜罪人斯得

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晉惠帝加齊下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是

用錫公鈇鉞各一晉恭帝加宋武温恭為基孝友為德是用

錫君秬鬯一漢獻加魏公文注以誠肅

為基恪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桓温九温恭孝

思致虔禋祀是用錫公秬鬯一晉恭帝加宋武九錫文

錫命三帖

允命周禮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再命受服謂受祭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祭器五

命受則則法也出為于男六命賜官謂子男入為卿

治官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也八命受牧牧一

州也九命作伯謂蜀志諸葛亮有勸受九錫者十錫亮曰若滅魏後十錫可受而

長也諸侯方伯也

况其周遷洛邑方命晉文詳類漢幸許昌始加魏武

魏曹操挾天子幸許昌始聚事既行於叔世禮難議

於聖朝

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

愍凶越自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然宗

廟乏主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民尺土朕

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

悼于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

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重

卓初興國艱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

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勿施勸教恤慎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固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不顯明德保朕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惡焉今以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召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觀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蕃忠肅內發款誠外照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持節高平侯其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荆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

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纘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群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勲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寒源顛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尅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而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泝流長駕薄伐崢嶸獻捷南夏大憝折首羣逆夷

殄三光旋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擊彊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辨正方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祚土褒以寵章崇其微物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蕃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嘗焉今進授相國

表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周之始珪河逾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瞻魯邦者乃負圖之辰若乃衣裳之會

九合一匡猶慙於斯禮也臣實鄙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為槩而勞不足銘雖以丹素為誠而功無可勒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况呂梁不鑿而器重玄圭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修而慙形觀往德而聳慮也

○賞賜一初學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見鄭玄禮記注惠也見何晏論命戮於社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春秋傳曰古之理人者勸賞而畏刑恤人不倦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祝鼗皆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珪瓚然後鬯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君子

與小人不同日此賞賜之義萬畝千鍾史記玉珎東觀漢記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珎謝承後漢書曰馮勔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紫綬紫綬青裘上見玉珎注

女行

卷七十六

十三

賞賜

正德 卷之二十一 十三

踴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
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
以朝 累千 鉅萬 漢書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
觀 召青為建章監侍中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叙 魏志曰明帝常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踈高下
賞 叙用谷有差 廿田 蘇宅 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文 賞賜鉅萬 廿田 蘇宅 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攻 羅以為上卿復以廿田 蘇宅 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從 羅以為上卿復以廿田 蘇宅 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一 區 后衣 帝服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上賜公田
遠 孤心慘愴今送光烈皇后假 紵帛中各一及衣一篋
可 時視瞻丘王先帝昔常非於漢世諸帝積貯衣被使
帝 問雍丘王先帝昔常非於漢世諸帝積貯衣被使
將 於函篋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僚諸
三 種 賜 王 雙壁 千金 虞卿者游說之士躡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曰虞卿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邪
計 初見日王賜明德計功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
于 金官全中制 明德 計功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
得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
壺 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茲 筭爰藏寶神金 金 珠 謝承後漢書曰武陵
纓 組履文章日信 金 珠 謝承後漢書曰武陵
車 騎將軍馬緄南征緄表應奉金錯刀一具沈約
宋 書曰太宗為徐州刺史昭太后賜以火珠鹿盧劍
受 北國 啓南陽 注韓侯其追宜王使復其先祖之
舊 職錫以追緄受北方之國也左傳曰晉侯朝
王 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川晉於吳始啓南陽

賞賜二 北堂 書抄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眾 桓範世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要論 王 桓範世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文行 卷七十六 十四 賞賜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眾 桓範世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要論 王 桓範世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文行 卷七十六 十四 賞賜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眾 桓範世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要論 王 桓範世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周禮注言合於善有以賜之黃白氣出張天子賜諸侯黃白氣

入心天子受賜黃白氣入張天子賜口黃赤氣

入張天子賜客已上並雜氣經悉賜有功魏書班賜羣臣鍾離意傳

賜及妻子東觀漢記賜爵一級百戶牛酒八十已上賜

米肉九十已上賜帛絮賜孝悌帛賜鰥寡絮

並漢書特賜御府供給相階傳賜御府衣續後漢書詔賜

御衣東觀漢記賜衣自服冠幘東觀漢記解所御袍賜之魏略卓茂自

修賜衣一襲漢書桓階長者賞衣三十囊階傳杜林私

見乃賜衣被范曄書朱寵家貧賜以錦被謝承後漢書賜鶴

綾袍四王遺事賜素屏風魏志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特以素屏風憑几賜毛玠曰以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賜靈壽杖漢書賜延年杖續漢書賜桃枝

魏武賜食于家漢書賜食于前東觀漢記詔賜奇果華賜以甘

果吳越春秋伏日賜肉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朔南至

賜餅村預表延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漢書卓茂束身

執節賜安車一乘馬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致

宛馬一匹並東觀賜所乘驪馬後漢世祖以所乘大驪馬賜李忠賜驄

馬一匹殷仲堪表解左驂以賜賜乘輿具劍東觀漢記賜龍

州漢書賜辟兵鈎東觀漢記賜明光鏡曹植賜以素矢皇賜十

鈴魏武賜玉五穀春秋魏公晉侯朝賜珠三升黃

霸治政有異賜金百斤漢書周勃身入北軍賜金五十

斤漢書郭修手刃蜀將賜銀千餅魏志馮緄平荊州賜錢

百億漢書段熲滅羌賜錢千萬東觀鍾離意不受珠璣

賜錢三十萬列傳雋不疑遷京兆尹賜錢百萬漢書張酺

為東郡守賜錢三十萬東觀給錢五萬揚雄韓稜憂

國忘家賜布三百匹後漢本傳稜買逵奏左氏義賜

布五百匹錄云賜邁越縹縠曹植表賜千田以明儉

約魏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漢書黃香詣東觀賜

淮南孟子 王景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 詔賜

黃香几杖並東觀特為張遼母起殿魏志賜魯肅母帷帳

吳給山濤母米酒山濤表給周處母醫藥王隱晉書賜來歙

妻縑千匹東觀遺楊彪室鞞一量魏志馬巖病并送方藥

東觀劉超病給四順湯劉超表霍光薨賜繡被百領東觀周

處賜朝服一具王隱晉書賜錢百萬起師侍之思漢書賜穀

千斛以親舊也魏志賜璽金劍漢書賜竽瑟箏篴班彪賜

許男駿馬十六穆天賜扇千張魏志銅鏡百枚魏志賜鹿

蠶王羽車一駟東觀賜黃金之罍二九銀鳥一隻貝帶

五十珠七百裹穆天

賞賜三

國典傳夫賞國之典也藏府賦周禮大府以敝餘雙

琥魯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公千金

文行 卷七十六 賞賜

魏志太祖其有勲勞不吝不及史記晉文公賤臣壺

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仁義防我以德惠以此上賞輔我

及臣公曰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以此上賞輔我

以行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久賞若以力事我三

賞之後而及于無章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勸能善則賞之受賜

晉人聞之大悅何以沮勸勸能善則賞之受賜

民到于今時頒賜之時頒天賜見施見施之施焉拜貺賜

受其賜也示賞賞之日發公室示信賞信慶賞也慶賞

也示賞賞也出賞物也信賞信慶賞也慶賞

慶賞刑寵錫馭其幸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三

威曰君寵錫馭其幸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三

偶合於善則有以示不欺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立

賜予之以勸後也示不欺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立

門者與五十金以示不欺史記旌有勲旌有勲傳夫有勲者

與五十金以示不欺史記旌有勲旌有勲傳夫有勲者

賞善謀齊侯皆欲諸大夫之軒惟匪頒之式均節財

用八日匪頒之式式謂財用之節報功之典大德不

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羣臣報功之典大德不

善之道缺矣勤不賞賞延於世世嗣賞懼及淫聲子

則報功之典廢矣賞延於世世嗣賞懼及淫聲子

為國者賞不僭賞則懼及有勲者奉夫有勲者奉

淫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有勲者奉夫有勲者奉

也加田無征又重賜之若此田則無王稅也不及

車馬命為受車馬車馬所以尊者備矣撫以彝器傳夫

者撫之以彝大賚四海注賚賜也善賞一人文子曰善

而勤多故聖人賞一人而天禮無不答禮無不答禮曰臣下竭

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曰禮賞無不當賞無不當賜遂行

禮競勸於賞受服大宗伯以九儀賞樂禮曰天子

上賞次賞詳賞不失勞傳賞不踰時陳事不賞而勸

禮競勸於賞受服大宗伯以九儀賞樂禮曰天子

受服大宗伯以九儀賞樂禮曰天子

受服大宗伯以九儀賞樂禮曰天子

受服大宗伯以九儀賞樂禮曰天子

正德 卷一 一

以賞諸侯也與邑記曰柳莊死公曰非寡人之臣社稷

諸賜馬非禮也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分寶玉周書

王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陳車馬拒榮字春卿為太

伯叔同姓之國也庸用也陳車馬子少傅賜以輜車

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班宗彝周書曰武

賜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注以宗廟彝器班賜銘金鍾

武帝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著劍

名韓稜字伯師與壽輔厥相為鍾是幹心脊

楚龍泉郵壽蜀漢文得生口魏華歆字子魚公卿嘗

陳寵濟南推誠也日孛戮之家掌賞地周禮司勳掌

功等頒賞地凡領賞地三之一食几賞作樂命夔命

夔作樂以賜樂比絳魏志太祖賜夏侯侯賞為金穴郭

為大鴻臚賞賜金錢錦帛豐賜有金石禮大夫有功

魏絳始有金賜金見在漢王讓陳平曰先生事魏不

者固多心乎平日魏王不用臣說故去云云臣計畫

請骸骨漢賜劍具在臣衛綰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

今乎綰曰具在上使降胡賜縑車僕以十為千射

取劍常盛未嘗服也降胡賜縑車僕以十為千射

覆賜帛東方朔射覆也賜二窖穀魏書曰表渙字擢卿

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云以太倉穀千斛賜即中

令一教云以垣下穀千斛與擢卿家外不解意教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賜千斛穀後漢車帝下詔寵賜

張武錢漢張武為郎中令受金錢覺之文帝更賜公

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不下吏也賜公

文行 卷一 一 賞賜

主錢後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賜張華絹**文士傳張**

子求郎不許而賜錢百萬**賜叔孫衣**秦二世賜叔孫通帛**酒肉不再拜**

之計賜**賜叔孫衣**二十四衣一襲漢書**酒肉不再拜**

禮曰酒肉之賜不再拜受**巫水不肯飲**下蘭苦消渴

而巳不重拜於室輕也**巫水不肯飲**時帝信巫女

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曰治病自以**何以**

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容蘭渴甚以至於死**何以**

勸善 無以勸能 臣節貴忠 國章懋賞 賜表

主恩 拜明臣禮 報功慶賞 禮 賞恭罰否 不酬

奉 上之勤 何勸將來之善 有功不賞為善失其

望 姦邪不誅為惡肆其凶 授彤弓於晉文嘉乃

丕績 錫玄圭於夏禹告厥成功

待 隋許善心奉和賜詩曰帝道屬升平天文預觀象

茲生荷化育博施多含養正始振皇風端居留眷想

夕拜參近侍朝恩濫弘獎温樹貴不言克艱庶無爽

唐太宗賜房玄齡詩曰太液仙舟迴西園隱上才

未曉征車度雞鳴關早開 又賜蕭瑀詩曰疾風知

勁草昏日辨誠臣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

制 唐中宗賞張仁愿制曰朕聞將帥興功本期於邦

國帝王懸賞川谷於疇借持節朔方道大總管右屯

衛大將軍張仁愿器宇端雅風神秀傑謀韜玉帳寄

重金壇故得累司文武歷參邊鎮薊門作牧既無東

顧之憂榆塞總兵方釋北乘之慮而乃躬先士卒負

上築城橫却月於天街劃長雲於地脉宜列河山之
賞式崇帶礪之榮進封韓國公賜物三百段及衣裳

一副

唐中宗賜成王千里衣物敕曰晝巡周衛夜警巖
廊既曰爪牙實稱心腹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
聲高沛獻德邁二南以盤石之崇班當執金之重寄
察姦無對討猶若神固以威動千廬勤宣五校近者
衙仗之內輒有詐偽之人曾不斯須遽令擒獲能官
之目久已馳芳稱職之名從茲著號可賜衣一副兼
賜物一百段

○勸賞

北堂書鈔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左傳蔡聲子

慶賞賜予民之所

好誅罰殺戮民之所惡

韓非子子罕謂宋君

為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惡

左氏

先賞後罰

禮記

賞於國

易賞者貴信

公孫鞅治秦

賞必加功

商書

有功必賞

新語

賞一人而千萬人

喜

太公金匱

賞一人而天下人勸

傅子

賞重則民移

呂氏春秋

賞士不往

二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賞者士之所死

士死赴厚

賞

新語

進賢受上賞

冠

輔義為上賞

禮記

報功

德

書武成

教我以善為次賞

數舉吾過為末賞

並呂

晉侯行賞狐偃為首

史記晉世家曰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

文行

卷七十一

二

勸賞

正術 卷十一 二

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利偃言萬世之功柰向以一時之利襄子賞功高赫為首韓賜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

汶陽田左氏賜雲夢田宋玉集賜舟人田尸子賜魏絳歌

鐘氏左氏給周瑜鼓吹江表賜之千金管子賜衣冠見淮南子

賜獨坐顧啓賜高蓋車淮南先賜齊駟車吳志賜車蓋

以勸有德漢書循賜林帳以顯節義襄陽記云

○賞戰功

門征彭班敗狄宋以門命服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

邑賜子產次轅再視功凡賞無常昭福昭舊福也軍

賞不踰死事死王事次賞矢石之難厚賞功多狄臣

千室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

狄士救伯氏之功畢萬百乘畢萬匹夫也七職皆獲

伯氏謂林父也

于奚請曲懸衛孫桓子與齊戰敗新築人仲叔于奚

辭請曲懸繁皮初補太守劉弘為荊州奏皮初有戰

纓以朝許之

初雖有功襄陽是名獻俘命為侯伯晉侯獻楚俘于

郡宜慎選不可授功

平羌更授勳賞晉馬隆字孝興募人討羌梁州平將

顯爵不應更授揚雄駁曰前少加爵命為有勳而不

引誘也今軍定不得以前授塞後功從之有勳而不

廢賞加重有績而不載於冊奉之以土田奉賜撫之以

彝器弓旌旌之以車服戎輅明之以文章旌旗捷無

虛月賞不踰時臣節在勞國章懋賞不酬

盡敵之功 何勸能軍之善

○賞諫臣

帖白

威王三賞

齊威王令下曰有能面折寡人者受上賞

下張實三賞

晉張實字安孫下令國中曰有面刺孤

致以羊米

拘介不言

貪昧妄舉

晉王沈字處道

能陳長吏可否

百姓所患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

賞主簿褚君曰

上好下應

能弼宜遵

宜遵賞典不匡具訓

利而安舉沈從之

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賞政績

帖白

汝南之帛

漢書鳳凰集于新蔡詔賜汝南太守帛百疋

遼東之錢

東觀漢記祭彤

絲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

賜三公服

郭賀字喬卿

有殊政顯宗

行部去舊惟以彰有德民見榮之

賜關內

侯漢王成

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褒之下詔曰蓋

東相成勞來不怠

流民自占入萬餘口治厥有成績

嘉乃不績

並書

○賞舉賢

帖白

錫有功

大戴禮古者諸侯貢士三

賞無知

漢封陳平

辭曰非魏無知臣

胥臣之舉卻缺

晉襄公賞胥臣先

安得進乃賞無知

也漢高之賞鄂君曹參次之帝曰蕭何雖有功待

鄂千秋而後明封

急賢

懋賞

臣能進賢

君必

文行

卷七

三

賞政績賞舉賢

懋賞 難廢先茅之典 請旌刈楚之功 蔽賢失 德則必有刑 舉善援能如何無賞

○賞和戎

帖白

賜魏絳金石樂 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此何力之有焉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 魏絳始有封侯公平國君 漢高使侯公說項羽乃約 金石之樂 漢中分歸太公呂后乃 封侯公為平國君 拜中大夫 漢高使陸賈賜尉佗 言能平於邦國也 南越王佗 謝賈留與飲數月卒 賈賈說之曰天子憐百姓勞苦授君印剖符通使君 宜郊迎北面稱臣奉漢約歸 徵馮夫人 漢楚王侍者 報帝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馮夫人 漢楚王侍者 習事嘗持漢節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 馮夫人宣帝徵馮夫人問狀使夫人錦車持節

○賞死事

帖白

養老 謂死王事者之父母 喪孤 禮春饗孤子注 歛加 二等 凡諸侯死王事者加二等於 尸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 公三綖之與之犀軒直蓋 親推之三注云三綖先以尸公三綖大夫服次卿服犀 軒御車直也 賜子車服 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 蓋高蓋也 賜之曰車服而朝無廢前勞 隰之役汝父 死焉注會死事者之子三日朝以禮之 養兒羽林 羽林孤兒死王事者之子 利祿必先 者而後生者則 養於羽林教之五兵也 利祿必先 者而後生者則 民不能偷先死者則生者可託注 親戚為後 絕無後者為 言不偷於死者則生者可託注 親戚為後 絕無後者為 求親戚為後授上田給 死封疆 禮君子聽磬聲則 耕牛置師教為立廟也 社稷 童汪錡能執干 路白刃 死衽金革 厭禮 而死明

臣節 賞表主恩 不酬繼死之功 何勸將來之
善 智者不肯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辭賞賜

委珠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
詔以其寶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委地不拜
云云帝 **辭劍** 帝賜劍六不敢奉詔 **辭飲** 齊公孫青
歎之 齊侯偏飲諸大夫酒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
為有禮齊侯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注言青有善既受
思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注言青有善既受
賞後青有罪亦 **逃賞** 申包 **不受功** 魯連不受 **又何賞**
當同受其罰也 **逃賞** 申包 **不受功** 魯連不受 **又何賞**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反國賞從者賞
及屠羊屠羊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
反屠羊之肆 **不受鄙殿** 齊侯與晏子鄙殿其鄙六十
又何賞之有 **不受鄙殿** 齊侯與晏子鄙殿其鄙六十
故亡吾邑不足欲也不受 **反賜環璧** 子家子臨及反
鄙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反賜環璧** 子家子臨及反

辭有先登 齊侯賞黎彌彌辭曰有先登 **疆而後受**
公賜公冶冕服辭固疆之而後受及將死曰我死 **終**
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我 **終**

讓不受 周仁景帝再幸其家 **請還所賜** 陳平請封漢
所賜甚多終讓不受 **請還所賜** 陳平請封漢
詳賞 **子產不敢及** 子產辭賞曰臣 **包胥又何求** 楚昭
賜功臣申包胥曰吾為君也 **祭彤臨終悉上** 後漢祭
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也 **祭彤臨終悉上** 後漢祭

受賞 吾死後女悉薄上所賜物身効死前行 **鄭**
弘臨沒悉還 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帝
誌讓上印綬臨沒悉還賜物

○僭賞

小不受大 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 **不僭則及淫** 僭則
以大言受小祿祿賞也 **不僭則及淫** 僭則
淫人詳 **無功受祿** 詩伐檀刺貪也 **無能受賜** 漢
賞賜詳 **無功受祿** 詩伐檀刺貪也 **無能受賜** 漢

通無他能文帝愛之賞賜至多復賜蜀郡銅山得私鑄錢鄧氏錢因滿天下賞姦傳曰上推介之利淫不祥賞不酬功刑不應無當月令無苟

所賞之不當則何勸於將來策勲必在於有勞

頒賞亦期於無僭竊功而進明君不賞竊菜

而祀明神不享

○俸祿

是荷詩百祿爾康詩第祿稍食周禮均其稍食秩膳是荷是荷

天子諸侯厚賢祿倍底德底祿不言傳介之推不言不

當季秋收秩祿之不當斗食薛宣字貢君為大司農

斗為寸祿營祿營其干祿助婚

穀不家食後其食事君敬其事而給吏錢蓋寬饒

在奉公俸錢半以給辭宰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

吏人為耳目之事禮武王克殷庶民弛政庶

里鄉黨乎注祿法士倍祿禮武王克殷庶民弛政庶

所當受無得讓民興讓言尚賢而賤祿則民興讓

也則君有饋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

臣之以功詔祿先爵乃祿之者事成乃食之

道也制祿禮以制其食制其以勸其從傳制為祿位

制祿禮以制其食制其以勸其從傳制為祿位

徵祿趙廣漢為京兆奏請益長安游激獄吏秩百石

敢枉法妄繫人考致仕益小吏俸而俸薄欲其無侵

三分故得一以終身也益小吏俸而俸薄欲其無侵

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伐木之家有采地不畜牛

什五注云舊一石者則加五斗也上農之祿周禮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馭貴馭富

周禮大宰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受大

受小注見前父子不受張安世字少孺以父子封侯

別藏張氏無名錢以妻子不及周堪仕郡縣俸祿不

至於得數百萬計上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

人浮於食禮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

祿過其才祿當其位禮位定而祿然後祿

示不貪也禮位定而祿然後祿事成乃食詳以功祿注纔留一月糧第五倫為會稽守

皆賑與民亦奉一囊粟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

尺亦奉一囊粟錢羊陟計日受俸陟為河南楊秉計

日受祿楊秉字叔節豫州刺史清儉光武增六百已

上俸後漢光武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桓帝減公卿已

下俸賈王侯相占難得易祿易祿難畜禮曰非時不

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什九在外什一在內魏成

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魏成退食自公

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于木君皆師之

祿不期侈期而不與祿為始聞刈楚之榮俄見伐檀

之刺雖祿不期侈懼膏粱之易驕而食不充虛

豈匏瓜而可繫

○世祿帖

鮮克由禮世祿之家謂非不朽范句之祖自虞為

鮮克由禮鮮克由禮謂非不朽陶唐氏夏為御龍

世祿

政術

卷一十六

三六

氏商為豕韋氏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守

不朽之謂乎穆叔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傳

官之嗣宣子也先君守官之嗣注范執政之嗣子產曰

之昆孫執政之夫為子求官桑弘羊自以為國興筦權

嗣也為嗣大夫以子為郎漢徵馮唐年九十不能為官

反遂誅滅以子為郎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

父任子為郎漢公卿子多以父任為郎王吉曰禹湯

子今○祿不兼利帖白

織蒲仲尼曰三不仁拔葵史記公儀休相魯茹羹拔

妻焚機曰欲令農夫勵廉恥魏王昶陳五事欲令官

女工安所售其貨乎勵廉恥食祿勵以廉恥不使與

百姓免官爵貢禹欲約近臣自諸曹解待中以上家

爭利免官爵無問私販賣與人爭利犯者輒免官削

田則不漁

爵不得伐木不畜禮伐木之家受祿不爭董仲舒曰

其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受大仕則不稼

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

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

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

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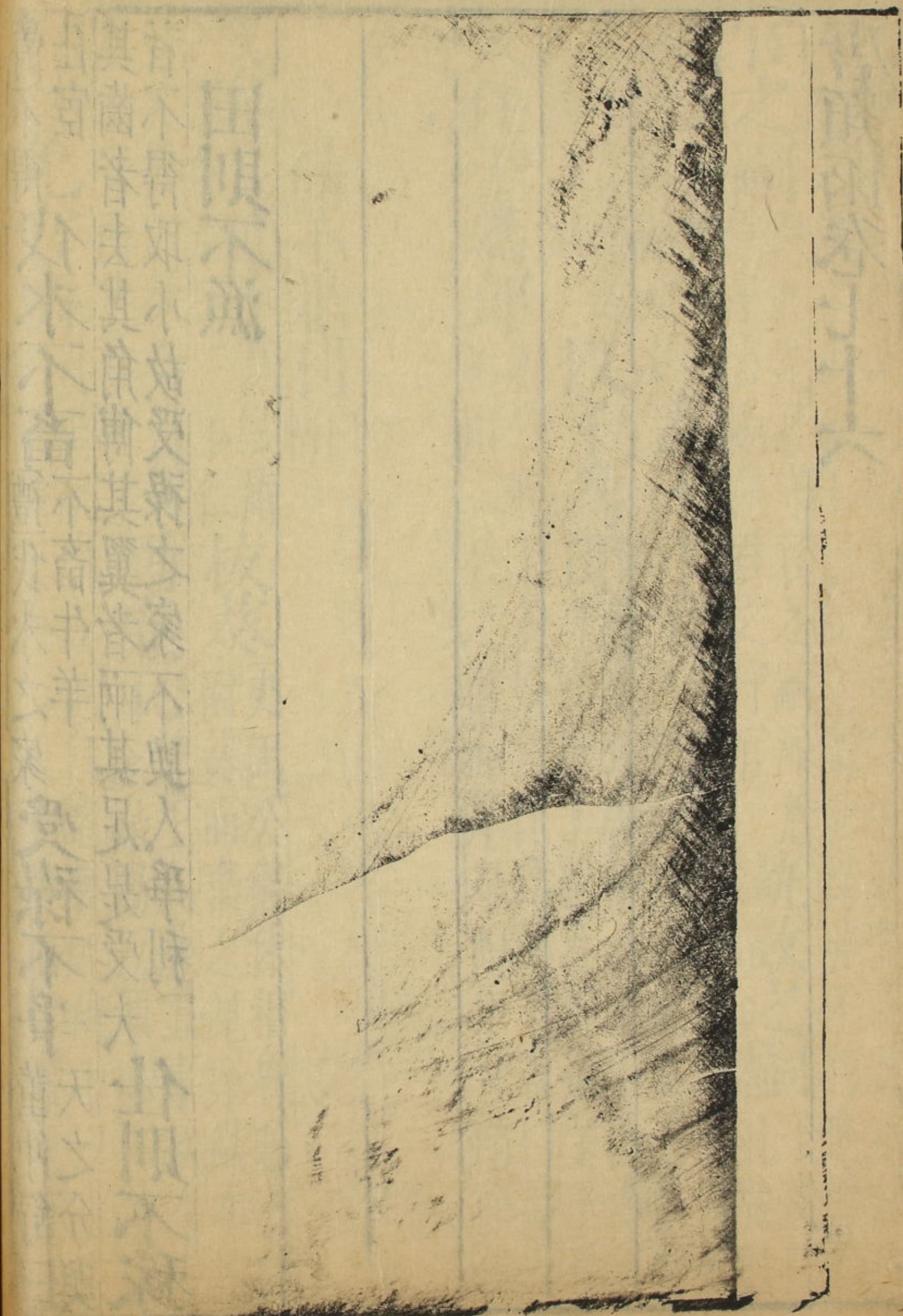
唐類函卷七十六

文府

卷七十六

二十七

祿不兼利



唐類自卷七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鹽官錢 齋校訂

政術部十五

刑法上

○刑法

杜氏 通典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來未聞其制
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
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於是流
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

政術

卷七十七

刑法

啓卽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于社載木主有

戮之主前以社後又作禹刑○殷作湯刑晉叔向曰

皆叔世也泊紂無道迺重刑辟有炮烙之刑○周秋官之

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刑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

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

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

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無罪凡

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牽之殺人者踣諸市三

日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擗獄邊訟者告而誅之坐爲

賊盜者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春人槩

官之役今之奴婢古之罪人箕子爲凡有爵者與七

之奴罪隸奴也徒坐沒入縣官者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五刑之法

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髡罪五百

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

黥面人無劓者守關以醜貌宮者守內人道既絕剕

妨禁衛也者守圜無法行髡者守積三之同族不處刑是

王族皆於隱處罰穆王享國百年施荒命呂侯度作

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百刑法

千多於初制
五百章

其後又作九刑

正刑五及
流贖鞭扑

孔子曰大罪

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行偽而固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春秋時子產相鄭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遺書強非之子產報曰吾以救世弊也○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

夷三族以其殺出子

寧公子三人長武公為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

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後三父等復其殺出子立武公

孝公初衛鞅請變

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木利及怠而貧者率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

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
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
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
不行自七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
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
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
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
鷺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川七百餘人百姓皆
著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
信於私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秦人大治而大悅

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代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矯擊趙反死

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其後穆亦作亂敗其徒二

十人皆梟首懸首於木上曰梟車裂狗賊其宗輕者為鬼薪

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後又體解荆軻及平六國制曰

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禁人眾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

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律說論決

為髡鉗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為

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

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

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

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蠲削秦法北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人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髡其形鬚曰耐也頰師古曰耐頰傍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擴撫秦法擴撫謂取其宜於時者作

律九章

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後

廷尉廷尉不能決其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公孫侯內外孫也耳孫玄孫之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參外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白粲坐擇米人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不加肉刑髡鬻刑也若參及之不加肉刑謂七十以上及不滿

正行

十歲以下皆完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

罪文帝制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罪疑者與人斷之

於是刑罰大省斷獄四百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

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以完易髡以鈇

左右趾代刑今既曰完矣不復云當黥者髡鉗為城

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

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

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

旦春滿二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

一歲免為庶人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

臣妾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

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已止不用此令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

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制改定

律笞五百曰二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及

吏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夏孟反其

餘飲食計賞費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

為盜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

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今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

文行

卷七十七

六十一 刑法

之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贓

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

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

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

短人不當鞠擊者須繫之須讀曰容容罪死欲腐者

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又以笞

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三百其

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也笞臀先

皆畢一罪乃得更人吏人更易自是笞者得全然死

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窮

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乃急縱出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

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

通張湯趙禹合撰律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

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此以例文書既繁

主者不能遍睹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母

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凡有若者言為謀其父

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皆罪殊死上請宣帝患

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今年

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

減死合於三赦劣弱老眊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
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抵欺法平帝元始
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全
貞信及眊悼之人人八十曰眊言老昏暗也七歲刑
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
親屬婦人老弱其明勅百僚婦女非身犯及男子之
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
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卽驗問就其所居而問之定著
今王莽居攝崔義劉信起兵討莽為莽敗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
○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

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
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
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
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
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
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
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乎武
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
弄法故重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復道要以御
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卽位

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
 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
 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
 非明王急務遂罷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
 輕者四十一事著于令陳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
 言制除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詰
 讞五十餘事著于令寵復鈞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
 者奏除之鈞由勅也音工候反溢出也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
 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
 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

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
 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其
 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安帝
 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略
 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此例也以省請讞之
 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
 重論在易謂狂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赦代者獻帝初應
 劾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
 決事比例司徒都日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
 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

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
繇亦贊成之孔融王脩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
子科記鈇左右趾者易於木械是時之鐵故易於木
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
也○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
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減死
之今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
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
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爲王者
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頃刻追捕故著
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
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
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
定律除叅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
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盜律所不及傍章十
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
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
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月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
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
探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

正行 卷十一
獄之法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
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
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
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
數益繁覽者益難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
用餘家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
之女外自儉之誅其子向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顓
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荀氏所生女芝之爲賴
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請司
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

主簿程咸上議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
之婦可隨夫家之罰云云

程咸議
詳見後

於是有詔改定律

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
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
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命賈充定法
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
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元凱散騎
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都尉成公綏尚
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
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

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贓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令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臧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

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卷○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東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章劾議斷不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云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臈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

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
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
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
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
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
者多有便於當今者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
先是元康以來事故存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
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宋
文帝時蔡郭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
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爲大自今但令
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詞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
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
偷五匹常偷四匹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匹常
偷至五十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
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徒秀之謂律文雖
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悠悠
殺人曾無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
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備兵從之謝莊爲
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
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

政律 卷之十一
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
縣考正罪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
必收聲吞體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
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
不怨生者無恨○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
杜舊律合為一書凡千五百三十一條事未施行其文
始滅○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
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笞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
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
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不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
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
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
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
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
八曰廩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
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刑二歲
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
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四匹又有四歲刑男子四
十八匹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歲刑男
子二十四匹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

男子十六匹贖髮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匹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匹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二歲金一斤男子八匹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匹罰金八兩者男子四匹罰金四兩者男子二匹罰金二兩者男子一匹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

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叅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鞞之舌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鞞長尺五寸杖皆用生

刑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粗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粗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

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毋妻子妹未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贍而爲劫字髡鉗補治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治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爲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毋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叅共

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叅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贍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叅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不在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賊驗昭然而不欵伏則上測以土爲塚高一尺上負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桎上塚一上則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鑊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鑊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鑊亦不計階品死

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市脫手械及拳手
焉奉音洪兩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
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
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
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
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
○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
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
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
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
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
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速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
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
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麤中詔崔浩
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
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輟
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殺羊抱
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
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澗女子入春崇其痼疾不逮于
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

政律
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
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
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
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
其後因官吏贖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
法於是兇悍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
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
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匹
十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
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

一
文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饗
為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候官伺
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
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誤開
酒禁故事斬皆裸刑伏櫬婦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
刑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
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又百三十五刑三百七
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
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繩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
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

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賊二百匹大
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賊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賊謁
之路始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後又詔
犯死罪若父及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
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尚
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
流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
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
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
居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

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
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水卽甄削便同之除
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
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
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
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
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齊神武
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
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於樂戶其不殺人及賊
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賊滿

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北齊文宣帝
 受禪後命羣官刑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
 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
 郡王勣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
 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鬪訟八
 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廩牧十二曰雜
 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
 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
 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
 又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

凡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至
 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
 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
 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
 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鑊
 輸作空校而不髡無保者針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
 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
 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人凡為十五等當
 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
 絹死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

政律 卷之七
四匹三歲五十四匹二歲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
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
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
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令贖者謂
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
一匹及杖十以下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卽
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
官不加官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
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訟繫之罪刑年者鎖
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
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稜
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脊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
大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
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
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
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
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
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
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
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

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周文帝秉西
 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
 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
 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
 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
 曰市廛十一曰鬪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
 曰毀十六曰違制十七曰關津十八曰諸侯十八
 曰廩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
 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
 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判罪一曰杖刑

五百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百六十至于百三曰徒
 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
 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
 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
 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二千
 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
 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
 藩服去皇畿四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
 一曰磔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九刑之屬各
 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

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
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
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
罪枷而奉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梏杖罪散以待
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鑱之徒以下散之獄成
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奉而殺之市唯皇族與
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
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
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
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

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
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
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
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
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
逆罪當流者皆配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逃
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身不配下役
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匹流徒者依限歲收絹
十二匹死罪者百匹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
刑三旬鞭刑一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
女行

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
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法
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
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
羣盜一匹以上不持杖羣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
盜二十四匹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
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出
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
聖制○隋文帝初令高頴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
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三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

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
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五曰
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輓
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
徒刑五年改為三年唯大逆及反叛者父子兄弟皆
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採齊之制而頗有損
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
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
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雖會赦猶除名其在

政律 卷之十一
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日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

底壓蹠杖梳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柳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入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搢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以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有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關訟九曰詐僞

政律 卷七十一
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
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負斷決大獄皆先牒
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
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
事盡然後上取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
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中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
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
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勅
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
加三倍為差杖百則三十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

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
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豐門子弟不
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周
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叅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
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
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
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鬪十二曰
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廩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
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
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
改行 卷七十一 刑法

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
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爲嚴制○唐高
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
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
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卽位制絞刑之屬五
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
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
法加役流三千里皆作二年比古死刑始除其半據
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
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又定令千五百

九十條爲三十卷貞觀十年正月頒行之刪武德貞
觀以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
七年十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
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
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
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
疏三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
年又刪緝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
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
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庶免遺忘武太后臨朝又令有

司刪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垂拱以來詔勅便於時者編為新式二卷太后自制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識者稱為詳密其律唯收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刪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來制勅為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又勅刪定舊格式令太極元年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名為開元律又刪定律令名為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

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勅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勅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略件文要節如後開元十四年九月勅如聞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五月九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已前勅制不入新格式者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從二斗至五斗

至六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

唐類函卷七十七終

唐類函卷七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鹽官錢 齋校訂

政術部十六

刑法下

寬刑

慎刑

刑措

○刑法二藝文類聚

爾雅曰律法也又律法銓也易坎卦主法律銓衡輕重也

說文

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為程十程為寸揚雄劇秦美

新論曰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律金玉當珍之家語

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

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

政術 卷之八
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
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
但魯國而已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
令布憲于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君矣
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儀有法
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天法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
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

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
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
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
令以治事理也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
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善明
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
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泰安樂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
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韓子曰治大國
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

法 又曰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思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命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改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爲不治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

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及已自正 慎子曰堯爲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厲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

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趨姦偽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漢書曰杜周為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伺候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

尺法

以三尺八節書法律也

專以人主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也周

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 又曰時上方向文學張湯大獄欲傳古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使平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勅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寬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建初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今史報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王隱晉書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各加祿賜 風俗通曰咎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着於甲令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刑法三 初學

秋元命苞曰刑者無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

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為罟刀守罟為

罰之為言內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巳則自陷于川故加刀謂

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罰以刀守之則不動古之

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

刑罽幪以居州里而人耻之見尚書大傳故白虎通曰五

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罽者蒙巾犯剗者赭其

衣犯罽者以罽幪其罪施而畫之犯宮者履屣犯大

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一云以畫晚當

黥草纓當劓以履屣當以艾制當宮凡斬人之支體鑿其形膚曰刑畫衣也異章服曰戮之義也兄慎

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

鞭朴以威民也見國語故周書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劓罰之屬于刑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又

周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

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若四曰官刑上能糾至秦用

商鞅又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者有

蓋顛抽竹篋烹之法見書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

心相半者三王也刑多純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

秦也見世要論對明罰致刑易曰雷電噬嗑先

入曰雷電皆至豐刑五辭三讓尚書曰兩造備具師

君子以折獄致刑要囚上詳致刑注周禮秋官

者三讓而罰折獄要囚要囚上詳致刑注周禮秋官

謂其要辭以折獄也天罰國刑尚書曰今予惟

敘前甲兵鞭策上詳五刑白虎通六典三章

刑邦國大司徒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約法省刑

上詳三章刑葉灰救火

與中二石諸大夫博士議郎省刑罰罰葉灰救火

韓子曰殷之法棄灰于術者刑于必怒積則關則仲尼

相殺然則雖刑之可也又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

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眾救火者人逐獸而火不

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刑書政典

刑書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又曰政典曰先時者

政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安國云政典夏后氏爲

燁電積陰此應刑政之太暴故震電不寧人使

六下不安漢書董仲舒曰陽爲德陰爲刑陽常居

大夏而此見天之赤衣丹筆漢名臣奏事曰唐林

任德不任刑者也謝承後漢書曰盛古爲廷尉每至

盈山赤衣半道謝承後漢書曰盛古爲廷尉每至

明察平反漢書曰平反者謂平反也

刑獄號平反也樹槐叢棘棘槐聽訟於其下

赤心存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

其情令各歸實愧之言歸也情見歸實周易曰

習坎上六云係用徽纆真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王弼注曰檢哨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思過之地

刑法四律令併入

刑者法五行又曰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法者

象四時子象天道而行刑所謂象刑也因天討而作

刑象雷電威也故聖人因天之震曜殺戮取律者以正

罪名杜預律序制者相須爲用也令者令民知事

管子皋陶作刑春秋伯夷作刑世黃帝五法素王妙論

五法布漢祖三章高祖紀云高祖入咸陽召諸豪傑

約法三章各錄遺訓陶遺訓也百王不易風俗通刑以

文術卷七刑法

正刑德志云刑以輔教尸刑以明威漢書云制禮以崇敬作刑

以明刑刑以正邪左刑德制臣韓子法令治民子紀之以

刑國語管子云勸之以刑罰齊之以刑孔叢子云仲弓問

明慎用刑易旅卦象辭曰君子以明慎刑罰後漢國

之脂澤韓子云賞罰者國民之鞭策尸子云刑罰者

法嚴如火嚴如火烈罰擬秋霜抱朴子云明君罰

嚴理人情禮典刑以律治理人情也立朝廷管子刑肅

俗弊禮連篇云刑肅而法重民惡說苑云殷法棄德

薄任刑文子云道狹任強國爭刑管子云夫爭懸之

象魏劉邵云探漢律為銘之鐘鼎見杜預五服三就

舜五刑五用臯陶定分止爭管子曰律者明刑弼教

書明于五刑使不相犯釋名云令者領也未清本末

以弼五教杜預奏事云被勅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難犯易避

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難犯易避

所以抑暴扶弱難犯易避同罪異罰非刑也八刑

糾萬民周禮司徒職云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

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三曰不睦之刑五刑麗萬民曰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之失省刑之意漢書

之書杜預奏帝王法書者失省刑之意漢書

律見兩科是失齊刑以綜真偽故齊之以刑也張

法以制陸梁阮子云魚人羅於淵以制陸梁之士也刑

法所以懲過刑書名刑法所以助治白虎通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法何

所以佐德設刑罰者明有所懼白虎通云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

明有所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左傳鄭鑄刑書晉作執秩鄭鑄刑書晉作執秩

張斐律序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禁政事之

經萬機之緯張斐律序云律令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刑法志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為禁令者

急於未然物理論云為禁令者急之於未然寬為法

者宜舉其要傅子云塞一蟻孔而河決刑罰威獄使

民畏忌左傳太叔刑罰威獄類天震曜詳上刑者成也

一成不變禮文王刑者教也賈罪示終命訣云有爵

者殺之於甸師周禮學戮職云凡殺人者陪諸市唯

陪偃公侯有罪聲于甸人禮文王擅立闕絕隣好則

尸也幽尸子云娶同姓以妾為改衣服易禮刑則放尸子

輕重不齊姦吏因緣為市三尺律令人事出其內

朱博傳云博遷廷尉職黃決獄恐為五帝有流殛放

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東觀漢記云是以

去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王云征伐不

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王云征伐不

用之有本末行野出入不以道義者其刑墨非事而

入不以道義而誦不革輿服制度者其刑劓事之出

郭而盜者其刑贖男女不義交者其刑宮降叛

寇賊劫掠者其刑死並書大傳

刑法五帖

晉鼎晉中行氏作鼎鑄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

刑是晉國之亂刑也鄭書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

刑辟懼人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

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待以成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刑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

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鄰國制三辟鑄刑書將以靖民

不亦韋平民之爭端將集禮而爭於書終子之世鄭

其敗平盼聞之國將以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曰

僑不才不能為子孫謀以救蕭律蕭何定律律蜀科志

世也既不能承命敢大惠蕭律蕭何定律律蜀科志

伊籍與諸葛亮劉挈令挈音契獄訟刑書刑書傳煩聖

則惟聖作則神器後漢崔寔曰感律度律度趙宣子

為國令甲宣紀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訓

人庇俗齊眾執禁以防淫記君子刑以防淫大助治

劉向上疏教化所恃以為防姦生亂易則協法書

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防姦生亂易則協法書

大中之紀國閱實相常教中周禮司徒刑以除溢

陳寵詳作新劉劭行大信為奉世傳云刑深文張湯

通典詳作新劉劭行大信為奉世傳云刑深文張湯

禹共定律令務深文拘微樂將刑為之不舉棄灰序

守職之法吏注拘刻也微樂將刑為之不舉棄灰序

商君法步過六人滋並速即不忘傳季孫行

在九刑其附刑禮附刑也傲貪猶貪涼其故審克

不忌刑其附刑禮附刑也傲貪猶貪涼其故審克

麗刑麗也中罰罰法列用中罰列明也中中典禮三罪

卷七十八

刑法

刑矣三罪而人其能三尺刑也善義刑

有位於有制官傲期無刑於無刑即天論凡制五刑必

言與天意合與眾棄與眾棄之行不反今出

惟反守勿失漢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茅門之法

敬宗廟尊社稷僕區之法楚文商鞅欲變使商鞅

曰可與樂成不可與虛始苟可以強國利人何憚改

革法律甘龍曰聖人不易人而治吏習而人安鞅曰

因人而教不勞而成功因法而治學而習於所聞若然

龍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而習於所聞若然

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強國利人之術也三代

不同禮而王左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

者未足屈平未定定使楚淮王使屈平造憲令葉草未

曰平為令眾莫是為二門桓譚言法令失事輕重不

不為王怒踈平是為二門齊或一罪殊法同罪異論

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

比不宜兩端魏盧毓上論古今科律法宜一應劭刑

定詳通馬援條奏越律與律駁者十餘事是刑一人

而天下舜罪四凶咸服天下下刑上服

大罪則有常無赦書勿宥勿辟汝惟勿宥十日有爾

從重也惟勿辟踰閑踰矩法也皆無自立辟

惟明克允書宋登定典法順帝使僕射吳芮著甲令

忠甲者令之篇次無作聰明亂舊章也書罔以側

言政厥度也官禁國章禁暴閑邪舞文

文行卷七十八刑法

正刑 申嚴百刑 併棄典刑 刑之頗類 獄之
放紛 國章斯抵 人命所懸 御究以刑 御姦
以德 輕犯憲章 不遵禮教 法若易方 人難
知禁 政有弛張 法存沿革 誠宜適變 安可
執迷 法不前定 官將疇依 官或變法 人豈
懷刑 若從私議 是舞公文 法無改度 義有
隨時 適道在權 救時貴變 革故取新 捨舊
謀新 相時革弊 作古有初 法正則人慙 罪
當則人從 所宜去彼取此 不可以古制今 苟
用舍而合道 蓋沿革而同歸 九章宜緩俗有歸

心 三典或虧民無措手 周因殷禮政亦不愆
漢除秦刑人是以息 夏造殷因豈煩於制 漢除
秦敝亦便於時 非利百之謀豈宜變法 遵畫一
之義自合守文 若議事之刑滋章多制 則舞文
之吏因緣為姦 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 大法
三千蕭何設其條貫 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
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
為 事必有初率舊章而則可 中行之作晉鼎見
諸仲尼 子產之著鄭書終慙叔向
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

正旦上司憲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擁筆端蒼鷹下
獄吏解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孟門久
失路扶搖忽上搏栖鳥還得府棄馬復歸闌榮華名
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乘蓮
葉劍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唐虞
世南賦得慎罰詩曰帝圖光往策上德表鴻名道冠
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

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刑
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示廉耻嘉石務詳平每削
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寬思濟猛疑罪必從輕干張
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斯在歡然仰頌聲

賦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
明意云舍控欵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
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敷
腎腸以爲效兮豈文飾之足修感恩輸命心口自滅
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怒其不屈
周道兮如砥吉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槁朽木兮難抽

贊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以振民不敢欺

銘後漢李尤鞠城銘曰負鞠方墻倣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况乎執機

詔梁沈約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惑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鄉士有懷必聞而苦譽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問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刑政倫儼

幽遠不能自通者各在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又立左降詔曰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奏日聞於蚤朝弊獄之書亟勞於晏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讐囚乃水歲月非所以棄瑕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內外羣司有事者可聞左降之科 又降死罪詔曰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膝衛之地猶闕藩屏言念弓鞬不能忘懷策三子始有盤石之資於焉彌固慶雖自己恩加單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刑降二等三歲刑以

下竝悉原放

魏曹植黃初五年令曰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夾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况于人乎惟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憊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鴛不如養一驢又曰穀鴛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使藏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

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羣司其覽之哉 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貶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

小人爾深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
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我往業守吾初志
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以全陛下
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
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難漢張敞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
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竝給轉輸田事頗廢
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必之窮僻之處買無所
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
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

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
議以爲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
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
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
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
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
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
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
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

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議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俗壞亂政撓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刑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下和智如孫臧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魏傅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剕之制至於鑿頭抽脅烹煮之刑衛鞅所述爲非各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

文術

古質簡制事樸畧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
鐵智非閭也不識事宜以爲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
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
斯不足復難矣 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
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刑
彰罪而民甚耻且創制畧刑見者知禁彰罪表惡聞
者多服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苟能殺以止
殺爲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
尊矣故古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不寧急
積殺若及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

肉刑是宜假今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
寡民稀止禁刑書鞭杖爲治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
從坐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
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刑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
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
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
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
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
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
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

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育產，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爲永制。

表 晉盧諶理劉司空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閉塞典刑，不明則人情靡措。閉塞之慎，則逆節滋萌。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東皇帝擾攘之際，值羣臣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王彌授首於河南，呂朗面

縛於滎陽。社稷克寧，鑿與反旆奉迎之勲。琨效忠之一驗也。琨授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荆棘茂於街里，豺狼居於府舍。旣無白踐里楯之卒，又無衛文共滕之民。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會遭京師失守，孝懷版蕩。羣逆縱逸，充斥王畿。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琨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墮身，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於誅。遂乃鞠誓百姓，修繕甲兵。跋履山川，東征西討。以喪氣之衆，當天下嚴敵。蟻虱生

於甲冑燕雀巢於帷幕雖不能摧殄聰勅且得據其
心腹現破家爲國之二驗也現乃稽民神之旨通天
下之意唱上尊號歸重聖躬令南北萬里若合符契
此又現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夫遇害知匹磾必有
禍心唯恨不能効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
上日慷慨動於左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
終遺言城郢古人稱以爲忠貞現匪躬之操義實茂
之此現沒不忘國之四驗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
也兼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磾之狹謀踊躍一隅
無以自展精卒勁騎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

之用當今二賊未殄方難尚殷而使殊俗疆國懷怨
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遠術也伏惟陛下以淑聖
之姿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序萬邦而現受
害悲哀冤痛已甚也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
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
功罪之分上足以寤主上之懷 晉殷仲文罪釁解
尚書表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
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
雖昧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論桓玄之世誠復驅
迫者衆於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

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味
僞封錫文篡事曾莫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
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
善貸紆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
後引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
唯力是視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今辰極反政惟
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
居榮次乞解斯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
宋傅亮爲劉毅軍敗自解表曰遂令犬羊內侮兵纏
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

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蛇剪毒醜類宵遯今畿甸告寧
四封有截臣元豐大責既積朝野桑榆之効又無與
立而聖恩含宥施其徽墨偏私之譏既彰民聽况可
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宋趙伯符以息舊
犯罪乞解侍中讓軍表曰臣識慚羊媪慮闕日禪致
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恧無宜復管司
喉唇作統連率 齊孔稚圭上新定法令表曰臣聞
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
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慧績應魏閣則臯陶之謨
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

刑惡更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枯之相接矣
梁任昉為梁公請刑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
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鞞民不能犯
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
章無以息訟所以楮衣塞路固犴成市凝脂已踈秋
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竝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緒夫
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為重流矢影風
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劓斮金木為伍且夫刻木不對
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為虧良在於
此法開二門為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書晉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
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
罰以威其違推其未也故詢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
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
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
可往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思於上竝有
爭心以懲于書而微倖以成之不可為矣三辟之興
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
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

正初 卷二十八
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茲豐賄賂竝行終于
之世鄭其敗乎 漢杜欽奏記於王鳳曰切見令曰
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
告得歸賜告不得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
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
郡亡著令律無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
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
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
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馮
野王罪在未制令前賞罰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

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也 漢
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
及吏坐贓者禁固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上自見功大遂
從嗜欲乃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吏是
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
而官榮使黥劓髡針者猶復懷臂為政俗之壞敗乃
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漢張
俊上書曰臣幸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
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槨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

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且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擲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奉宗肉爛所報萬一魏鍾繇上書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之華法不各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以貴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

下民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民之有辭者也若今鞫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試行之斯民永濟晉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反於此

正刑 卷一
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
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
繫囚猥畜議者因曰不可殺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
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
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漸以滋蔓日積
不已弊將所歸識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
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主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所
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
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
也亡者刑之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

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
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卹
不流離于塗路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
刑殘不爲虐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
也

奏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
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
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晉劉頌刑獄奏曰
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
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

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
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
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
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
格以責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
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曲
當之妙鑒而任微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
論時勢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
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遠至如非
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

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
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晉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
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
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
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
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難是以子臯行戮刑者
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
詔書之旨專爲邊城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
爲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

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
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
猾密邇姦數退未絕其丘窟之頑進無以塞其逋逃
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
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
不專則名幸者與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
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
民心而正羣惑者也

梁簡文帝啓囚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
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臣比時奉敕
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竝啓請四五歲
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復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
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
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準 又謝邵陵王
禁鋼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人
刑科昔繆彤掩扉曹議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誠勗以
臣居長終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慄 梁任昉爲
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
葉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
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

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
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
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
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
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
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付治中
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
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
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筭之杖有
愧前達

論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
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
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
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
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
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
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
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
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
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

正行 卷一
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其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適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

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无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魏曹義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象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遑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於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

正統 卷十一
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侔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諍理則其化成爲惡之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不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與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析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爲之不樂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晉楊又刑禮

論曰覽衆所抵精思構微迭爲先後文若榮繁翩然相反豈彼繫未存厥中嘗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貫品物綜覈彛倫而刑禮之旨可畧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興國濟治也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乎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後亦速難之始也大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生者去彼而適此於此爲生而於彼爲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爲死而於彼爲生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已以與人是刑加於已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已是刑施於人

而禮施於已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寬刑

漢文紀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

畫衣冠

為戮而人不犯何則治之至也其餘除肉刑

去酒肉

獄日去酒省肉官屬稱其恩民免懷

民免

人不敝敝殷人先罰後賞其人敝更從輕

刑更從輕也

相向泣可使一人濫禍及子孫權親

義

禮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少文法

於人少文法也無濫有制有制書寬而

惠暴

刑法志言上古用象刑是殺人者不泣辜

嚴

霍光持刑法嚴任代虐令妻入獄

者殺人

臨刑祐問有子不長曰有妻無子乃緩其桎

梏令妻入獄

妻有子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君

吳為名也

罷吏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八十不坐

歲減死

成帝令未滿七歲賊闖殺未嘗案人

御史大夫

未嘗案人官屬亦不欺上具獄有可却

之不忍刑吏

鍾離意門容駟馬公孫宇升卿

卿祖父經為郡獄吏每上具涕泣隨之嘗曰昔東海
于公高其門閭其子卒至丞相吾不必于公子孫何
必不為九卿因宥汝仇子輕典緩刑得失
字詔曰升卿

斯在 取舍可知 寬能禦眾 猛則殘人 其政
不嚴而治 其教不肅而成 况當弘貸之朝 宜
用適輕之典 宜建大中之法 以為小康之惠
周訓夏刑人克用又 漢除秦法政是以和 夏人
不敝本乎後罰 秦氏自敗由其峻刑 作為金贖
垂裕虞書 除去肉刑稱仁漢牘 為國制刑雖宜
簡易 示人知禁信亦寬難 御勞止之人寬以濟
猛 念恤哉之典愛克厥威 約三章之法漢室以

興 作五虐之刑苗人自絕 雖擾擾之政布以從
寬 而恢恢之網疎而不漏 人之菟匿大為防而
猶踰 法以懲奸小不忍而恐亂 雖政寬而人慢
未盡善也 比刑肅而俗敝不猶愈乎

○慎刑

八辟 周禮以八辟麗邦法一議親二議故三議
禮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
吏三曰訊萬民其有罪方殺之以示不枉監者盡
心變故君子盡心焉麗事麗附也謂當大命漢書獄
大命死者 刑恤 欽哉 欽
不可復生 刑善 傳 刑恤 欽哉 欽
哉 齊居決事 漢宣令季秋後讞時上常幸 涕泣具
宣室 齊居而決事獄刑號平

政術

卷十八

獄

張歐詳

視民如傷

國之興也

得情勿喜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

曾子曰

失其道民散久矣

明慎用刑

易哀矜折獄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文而不害

蕭何嚴而不殘

慎而不擾

留

辭貴明徵

法宜慎測

恤在一成

慎其三

復

制短長之命死者不生

念輕重之刑欽哉惟

恤

○刑措

周成康

漢武詔昔唐虞畫刑而人不犯

漢文景

文帝用張釋之

為廷尉罪疑者予人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不用

四百有刑措之風景帝定箠令而答者得全

不用

勝殘

善人為刑百

不用刑不施刑不施而寡怨

於人詳

勝殘

年可以勝殘

不犯

言人不犯罪

大省

期于無刑

書刑期

民協于中注云以殺止殺而刑措

罔或干政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言下順命也

辟以止辟

刑期無刑

